

顾笑言 著

# 中国的监狱



ZHONGGUO  
DE  
JIAN YU

# 中国的监狱

顾笑言 著

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中国的监狱

顾笑言 著

\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第十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74,000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200册

ISBN 7 — 206 — 00228 — 5/I · 55

定价：2.30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个集子共收三部长篇报告文学。

《中国的监狱》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劳教干警改造犯人的动人故事。现已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。司法部长邹喻同志接见作者时指出，这是他看到的写中国监狱最好的作品，也是我国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监狱的第一部作品。

《影星迟志强浮沉》记述了著名青年演员迟志强由一颗耀眼的新星沦为罪犯，又由罪犯改过自新、重新走上银幕的曲折经历。青年人应该怎样面对人生，迟志强是一面镜子，读后给人以丰富的启迪。

《青春的烈焰与生命的死灰》记述的是发生在吉林市的一起特大反革命杀人案，文中陈鹤烈士的英名已经家喻户晓。

这三篇报告文学题材新颖，为社会各界所关注，文笔优美，情节紧张，引人入胜。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|---|
| 中国的监狱····· | 1 |
|------------|---|

——山东潍坊劳改支队纪实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影星迟志强的沉浮····· | 103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青春的烈焰与生命的死灰····· | 222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——一起特大反革命爆炸杀人案侦破纪实

---

# 中国的监狱

## ——山东潍坊劳改支队纪实

### 引 言

美利坚合众国的宇航员从太空中归来之后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表讲话说：从阿波罗登月艇的舷窗里，遥望被一层蔚蓝色的大气包裹的地球，可见到三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痕迹。它们是埃及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金字塔、北欧国家围海造田的长堤和亚洲东方古老的长城。这三者，无论是古代法老的坟墓，现代人向大海争夺生存空间的壁垒，还是当年帝王维护自己社稷的屏障，用人类现有的尺度来衡量，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巨制。

但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比这三项工程更加庞大，更加浩繁，更加艰巨的工程！那就是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。从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的洪荒时代开始，我们高远的祖先便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程。

世界上别的民族不说，光是我们中华民族，历代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如古代的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老子；近代的梁

启超、谭嗣同、孙中山……按照他们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，设计出风格迥异的种种塑造人类灵魂的蓝图。公允一点说，他们曾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但是，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，他们伫立于历史长河的岸边，无法看到几千年，几百年，甚至几十年后的岁月的彼岸。所以，那雕梁画栋的孔庙，居然成了囚禁灵魂的牢狱；孙中山先生用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的总统府，竟被乱臣贼子所篡夺，成了民众传说中的阎罗殿……

宇航员们在太空中所看见的那颗被蔚蓝色大气包裹的行星，沿着围绕太阳的椭圆形的轨道匆匆旋转，月转星移，寒来暑往。历史的潮流象大河的波涛冲击着鹅卵石一样，把许许多多的灵魂变成了丑恶的畸形。已经消亡了的，和正在消亡的阶级，给最后将要占有这个世界的无产阶级留下了犯罪和罪犯！当然也就留下了与这两者共存的监狱！

本来么，从监狱诞生的那一天起，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止，尽管封建阶级提出过仁政，资产阶级鼓吹过人道主义，但在监狱学的理论中，惩办主义一直是占上风的。无论哪一个阶级，都认为作奸犯科者是坏人，坏人当然要处以肉体的折磨、精神的摧残。十年浩劫，无疑是一次历史沉渣的浮起。尤其是那些不幸因为冤、假、错案，一度身陷囹圄的人们，对我们自己的监狱，乃至劳改战线的一些干警同志，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，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当然，人民和历史是公正的。他们不会忘记这条战线是“四人帮”时代的重灾区。管理监狱的许多同志，自己也蹲了监狱，受到了比犯人更残酷的折磨。人们也不会忘记，这条战线的绝大多数的同志，凭着自己的良心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情和保护了无数无罪的“罪人”。是非曲直，明眼人

一看便知；千秋功罪，自有人去秉公评说，我在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。

现在，我要向读者介绍的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的监狱。

假如我告诉你，除了那道敷设了电网的高墙和开闭时“咔咔”作响的铁门之外，这里更象一座学校，你相信么？

这里有一座三层高的教学大楼。几十间明亮的教室和教研室，九十三名胜任小学直到大专教学的专业和兼职教师，在这里讲授政治、文化和技术课。除了丧失学习能力的之外，所有的犯人，每周在这里参加二十小时以上的系统学习。四年来，尽管出入监狱的犯人流动性很大，文盲的比例，还是从百分之七十七点六，下降到百分之十点三；小学以下水平的由百分之六十，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三；初中以上水平的由百分之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七；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上了高中和中等技术班，甚至大专班。绝大多数人在刑满释放之后，成了二到五级的技术工人，有的还成了技术骨干和先进生产者。

如果我告诉你，这里除了那道敷设电网的高墙和开闭时“咔咔”作响的铁门之外，更象一座工厂，你信么？

在整洁的柏油路两旁，高大的厂房鳞次栉比，隆隆的马达日夜轰鸣。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共完成产值六千六百四十一万元，上缴利润一千六百八十八万元，四种主要产品，全部达到一等品。其中两个品种分别被命名为全省优质产品和机械工业部的“质量信得过产品”。

这里是学校，是工厂，更是病态灵魂的医院。广大干警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，呕心沥血，从事着变四化建设的阻力为四化建设的动力的宏伟事业；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模

范的行动，重新描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监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，写出了中国劳改工作历史的崭新篇章。

你相信么？在这里经过改造，回到社会，重新犯罪的人只占百分之一点九。换句话说，不足百分之二。而据美国纽约地区律师协会主席小哈洛德·贝尔透露，美国的重新犯罪率是百分之六十至七十；加拿大专家布鲁斯·克米尔伯格先生则认为更有甚者：“加拿大的重犯率是百分之九十！”

我写下上面的数字，丝毫没有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意思。美国也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。譬如美国的每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，可以养活五十个城市居民，而在我们中国，一个农民现在还只能养活一个城市居民。他们尽可以因此而感到自豪，我们也不气馁，迎头赶上就是了。但是，在改造犯人的问题上，我们也有理由自豪。并且我还十分自信，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都无法赶上这一点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假如他们还能存在的话。

给了我们这个自豪权利的，是山东省潍坊劳改支队的党委和她领导下的全体同志。对外，他们在大门口挂的牌子是：潍坊生建机械厂。

## 一、这里是烈火熊熊的熔炉，

### 纵然是铁石也要溶化

胶州湾西岸，山东省胶南县王台公社境内有一座秀丽的小山，名叫小珠山。它象一颗灿烂的明珠，镶嵌在胶南丰饶的大地上。从胶州湾上吹来的湿漉漉的海风，带着绵绵的细雨，带着无限的温情，象慈母的手抚摩着它裸露的岩石和山坡上那芊芊的嫩草。山脚下，清凌凌的小河边，有一座不小

的村落，叫田家窑。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已经无从考察了。大概很久以前，曾经有过一个姓田的人家，开过烧砖脱瓦的窑炉吧，好在名字的含意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不重要。但是，有一点人们不能不注意到，就是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姓田。按照中国古老的说法：五百年前都是一家。

这里的生活是平静而单调的。光阴就象门前那条小河，缓缓地流着。它在“喔喔”的鸡啼和弥漫着蒿草香味儿的炊烟中醒来，又在牛羊微微的喧闹和苍茫的暮霭中睡去。只有那些光着屁股的娃娃，夏日在河边嬉戏，在河水和人们的生活里溅起一片散珠碎玉似的浪花。那群一丝不挂的娃娃里，有一个瓜籽脸，高鼻梁，一双聪慧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的 孩子，他叫田玉声，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田丛一的掌上明珠。

田丛一的家庭，是个教育世家。田丛一的老父亲，也是一辈子为人师表的。这个家庭，虽然算不得书香门第的名门望族，但在田家窑和邻近的村庄，还是处处桃李，备受尊敬的。尽管田丛一是个知识分子，而且在解放后一直任青岛市一座小学的教导主任，他的思想中，旧文化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田丛一为自己的妻子，一个又一个给他生下女儿而感到失望。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，田丛一和他的高堂父母，乃至于是他妻子本人，都有点丧失信心了。但是，喜从天降，田玉声突然来到了他们这个小康之家。那个“呱呱”坠地的小生命给田家带来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。一家人争着抱，抢着亲，真是托在手上怕吓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在父亲的耳朵里，那孩子高腔大嗓的哭声，却象银铃一般悦耳，因此，给他从古诗中“掷地可作金玉声”的佳句取义，命名玉声。

田玉声是这个家庭里的太阳。组成这个小小宇宙的每一颗行星，都围绕着他运转。好玩的东西，所有的姐姐都要让玉声先玩；好吃的东西，全家人都要尽玉声先吃。但是，往往事与愿违，由于在饮食上过分挑剔，玉声童年的时候，长得有点瘦削。不过因为他是田老师的心尖儿，在家里是拔尖儿的角色，又因为这孩子任性，脾气有点暴躁，一块儿玩的小朋友，谁也不大敢惹他。有时候翻了脸，吵了架，宁可吃他三拳两脚的亏，也绝不跟他一决雌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玉声的脾气是不好，但却说理。他备受长辈、姐姐们的宠爱。他并不自私。每当有什么好东西交到他手里的时候，玉声总要先让一让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，甚至也让一让自己的姐姐们。当然，谁也不会吃玉声的东西。但是，他们的心里比吃东西还甜，还香。有什么事能象看到自己的孩子知道孝敬老人，关心姐妹，更令人感到欣慰呢！

田丛一还有两个弟弟也是搞教育的，他们当然知道溺爱孩子的后果。他们在生活上关怀和照护他的同时，也没忘了不断地向他灌输尊敬长辈、关心他人的美德，培养他建树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。那家境并不富裕的小学教师，怕在小小的山村里，孩子的视野受到局限，抱着望子成龙的甜滋滋的梦想，把小玉声带到了青岛，在他任教的小学校里读书。为了田家下一代男子汉的形象更加高大完美，繁忙的教导主任既当父亲，又当母亲。晚上，他跟儿子睡在宿舍里的同一张床上。白天，给他洗衣服，打饭，帮他复习功课。遇到节假日，还要带他去栈桥、水族馆，去领略大海的风光，陶冶宽大的胸襟，开拓知识领域，打开通向理想的大门。所以，在小朋友中间，玉声是见过世面的角色。了得么，他小小的年纪，就闯过青岛，不仅坐过大汽车，还坐过火车。他

进过的大楼，比村南的小珠山还要高哩……

当然啦，如果田玉声不是因为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浩劫，现在，他也许早就大学毕业，当了什么专家、工程师，或者继承父业，做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。因为他聪明、用功，又有父亲的辅导，每次考试列榜，名字都排在前头。但是，生活的本身是变幻莫测的。由于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因素，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他犯了罪，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。当我坐在生建机械厂的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，他正在窗外大墙后边的监狱里，度过自己劳改生活的最后一段时光。如果不减刑的话，他还要在这里度过三年两个月，一千一百五十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。

田玉声人生旅途上的重大转折，发生在一九六六年。

那是一个由于极左思潮极度膨胀，压迫脑血管，使历史和许多人失去理智的年代。企图摆脱客观规律束缚的人，在意想中脱离了地球的引力，象宇航员一样进入了失重状态。因为他们的双足不是踏在真理的坚实土地上，所以那些头朝下的，竟可以指责头朝上的人本末倒置。他们在意想之中，脱离了二十世纪历史座标点上的现实。头顶高悬的烈日，使他们怀疑自己所生存的行星上是否有过黑夜。怀疑一切的人，自己也被一切怀疑，意欲打倒一切的人，自己也被打倒。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教师，成了弟子们批判的靶子，赋予后代血肉之躯的父母，成了儿女不共戴天的仇敌。那股在中国大地上泛滥的浊流，也一反常规，从低处向高处漫卷，无情地冲击了那刚刚拱土的嫩芽，含苞欲放的鲜花……

这场动乱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田玉声还觉得很好玩哩。小学已经快毕业了，过去天天上课，夜夜复习，这回可以不上课了。他觉得自己象一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儿，可以自

由飞翔了。学校里一片混乱，原来管着他们的校长老师，现在被学生管着。开批判、斗争会，拿着红红绿绿的小旗，放开嗓门呼着别人领着喊的口号。有的胆子大一点儿的，居然跟着念中学的哥哥、姐姐去搞大串联。坐车不用买票；吃饭不用花钱。只要你高兴，可以上北京的金銮殿去厕所撒尿。造反有理么！

可是，过了没有多久，他就尝到了这种“有理”的滋味了，父亲被从青岛赶回来了。并且，戴上了高帽子在田家窑的乡亲们面前游了街。他自己也在一夜之间，成了狗崽子。啊，那短暂的童年的欢乐，象消失了的梦境一去不再复返了。

母亲怕玉声吃亏，也怕他惹祸。千叮咛，万嘱咐，不让他走出家门。田玉声虽然任性，但此时也变得听话了。他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，过着被囚禁的生活。同时在我心中祈祷，希望灾难和不幸，彻底地忘掉这个一向本分的人家，从门前匆匆走过，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它的牺牲者。

但是，命运好象故意同他作对，灾难来敲他的门了。

田玉声被专案组找了去。一群穿着褪色黄军装的造反派，有的坐在桌子上，有的坐在椅背上，把田玉声围在中间。

一个头头问：“田玉声，你多大了？”

田玉声回答：“十五。”

“有人反对党中央、毛主席，你起不起来保卫？”

“起来保卫。”

那人站起来，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，打开了一个印泥盒，指着落款的地方田玉声三个字说：“来，那就在这儿按个手印儿。”

田玉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，看了看食指上的指纹，他不

明白，为什么指尖儿上这点带花纹的肉皮儿，会如此重要。他看了看，又把手放下了。他没有按。因为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想起了电影《白毛女》中的杨白劳。那一个手印引起多少灾难啊！

头头本来露出笑容的脸上，突然又罩上了阴云：“怎么不按啦？”

田玉声怯生生地说：“俺不认识上边的字儿，俺也不知道上边写的是什麼……”

头头不耐烦地把那纸扔在桌上，骂了一声：“娘的，事还不少哩！来，给他念念！”

一个小喽罗拿过纸来念了一遍。

田玉声不听还算罢了，一听浑身马上渗出了冷汗，脊梁上一阵一阵往外冒着凉风。原来那是一份证实材料，证明他的父亲私藏了一支手枪。而且，材料上明白无误地写着，他作为田丛一的儿子，亲眼见过这件准备用来杀共产党的武器。

田玉声吓坏了，赶忙把头摇得象个货郎鼓似的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见过俺爸爸有枪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。

“哎哟！”

“小兔崽子，你还想包庇你爸爸！砸扁你个狗日的！”

如果是拍电影的话，这时候就应该把镜头摇开了。因为那种场面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，从中午，一直到深夜，田玉声走回家里的时候，右手的食指上，已经沾上了一块红色。他在衣襟上使劲地擦着，但怎么也擦不掉，他不敢再看，因为那颜色象一块殷红的血迹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早已经被造反派抓走了。母亲心疼自己的儿子，问他受了哪些委屈，专案组都问了些什么。田玉声

一句话也说不出出来，只是把右手藏在身后，失声地哭。

第二天清早，一辆吉普车又一次把田玉声拉走了。这一次，一直把他拉到公社。那里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，正在一个造反派指挥下，唱着语录歌。广播喇叭里交流声刺耳地响着，根本没有什么音乐感的声嘶力竭地吼叫，震耳欲聋地在会场上回荡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“造反有理！造反有理！！造反有理！！！”

田玉声被径直带到后台。在这里，他和挂着大牌子的父亲相遇了。他望着父亲那苍白的面孔，心都要碎了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？甚至不敢正眼去看那个一向慈爱地对待他的老人。

这时，扩音器里已经传来：“把反革命分子田丛一押上来”的喊叫声。

父亲被连推带搡地押上了台。

接着，掌握会场的造反派头头宣布大会的议程。刚刚说到：“下面，由反革命分子田丛一的亲生儿子田玉声，进行揭发批判”时，一个戴红袖章的人，便把早就写好了的发言稿塞给了他，并且把他推上了台子。

台下，有人给他鼓掌叫好，也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。这些，田玉声既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。他的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变成了沙漠似的一片空白。他本能地挪动着两只沉重的脚，向放着话筒的桌子走去。当他在桌边站稳的时候，台下突然静了下来。只有麦克风的“嗡嗡”声和如怨如诉的风声，在空漠的蓝天下低吟。

他看着拿在手里的几张稿纸，突然发现了右手食指尖上的那块红色。那一点点当时被认为是革命象征的颜色，象一团火似地烧灼着他那颗幼小的心。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使他

的心猛然收缩了一下，悔恨、内疚、痛苦、恐惧，象无数利爪，撕扯着他的胸膛。他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，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。那个一向老成持重的知识分子，用一双喷吐着火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。

田玉声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这种目光。他在那双眼睛里见到的，从来就是慈爱，就是温情，就是期望，就是欣赏，就是鼓励……可此时此刻，那一切可以称之为幸福和欢乐的东西，都灰飞烟灭了。剩下的只有失望、鄙视，甚至仇恨！

田玉声再也受不了啦！他把那几张发言稿往桌子上一扔，转身跳下台子跑了。他的动作来的那么突然，以致那些造反派们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翻过土墙，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了。会场响起了一阵口号声。田玉声象逃避涌过来的洪水一样，拼命地往前奔。

他害怕有人来追赶他，躲在野地里，直到点灯以后，才偷偷地溜回家中。母亲、爷爷、奶奶，几个姐姐，都用冷冷的目光看着他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对于一个出卖自己生身父亲的逆子，难道还有什么人会同情和原谅他么？田玉声自己也怀着犯罪的心理，扒拉了几口冷饭，钻进被窝里去了。

夜晚是这样的漫长，黑洞洞的窗外呼号的风声，把世界变得阴森而又恐怖。田玉声感到从心里往外冷，尽管他使劲地裹紧被子，还是不停地打着颤。

半年之后的一个深夜，遍体鳞伤的父亲一瘸一拐地回来了。家里的人，又高兴，又难过，抱着父亲哭作一团。只有田玉声，偷偷躲在角落里，连眼皮没敢抬一抬。不过，他用自己的心感觉到，父亲突然老了，连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无力。他连看也不看田玉声一眼，就象屋子里根本没有这么一

个人。第二天，田玉声一个人正躲在屋子里愣神，父亲突然走了进来，他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，拴上了门栓，只骂了一声：“畜生！”就抡起擀面杖劈头盖脑地打起来。那不是打儿子，是在打仇人，一下比一下更重，一下比一下更狠。开始，田玉声挺着。他觉得自己有罪，对不起父亲，挨一顿打是罪有应得。可是后来，他挺不住了，也就是在那一瞬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冤枉，因为那个证实材料，是造反派逼着他写的。想到这里，他那股子虎劲上来了，浑身的血，一下子向脑袋涌了上来。他也疯了似地向父亲扑过去，没命地从他的手里往下夺那根鸡蛋般粗细的擀面杖。因为他用力过猛，也因为蹲了半年牛棚的父亲身体太虚弱，老人一下子被撞倒在地上。

一瞬间，田玉声又清醒了。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：“爸爸，是我坑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呀……”

父亲气得浑身发抖，拾起擀面杖，又向田玉声扑过来。这时，母亲和姐姐撞开了门，把他拦腰抱住了。

父亲跺着脚嚷道：“没有你这个畜生，我还有四个女儿，你给我滚！我们田家再没有你这个败类……”

父子成了仇人。一家人冷眼相看，大革命依旧闹得轰轰烈烈。有学不能上，在家里又呆不下去。于是，田玉声在母亲的抽屉里偷了三十元钱，五斤山东省粮票，从家里逃跑了。他往汽车站的方向走的时候被邻居看见了。姐姐得到消息，在后边追他，一边追，一边带着哭声喊他、央求他：

“玉声！你回来！你往哪儿去呀？”

是啊，往哪儿去呀？这个问题田玉声没有想过。在那样一个年代，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往哪儿去呢？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于是，他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，在土路上划拉了一行